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文 在

(四)

薛 熙 纂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明 文 在

(四)

薛 熙 纂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 明文在卷三十七

說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蠶。取梘。取藍。取茅蒐。取麩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林。取浼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柚。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之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臻其妙者。春秋則左邱明。戰國則荀況。

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蜚雀之爲色也左邱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繖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予每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予自早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聞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予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予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櫛二尺中析之一剝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翻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真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櫛相軋摩空木成塵煙輒起塵自隕流毛上候其煙蒼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宋 濂

空同子警說

蘇伯衡

尉遲楚好爲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幹而枝。枝而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脈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恠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俊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烏乎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咏焉。旨焉斯得之矣。

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之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僶焉無難能者矣。

馬政說

林貞勝

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亦未嘗不自畜馬。所謂以官民通也。繼周以來，其法幾變。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於有宋，前則牧之於官，後則牧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而得失利病，皆有可言者。夫養之官者，典守怠而侵牟起，則病於國。牧之民者，亡失多而賠償困，則病於民。市之戎狄者，馬未必良，而國費亦廣。雖猶愈於牧之民，要終不若養之官也。我朝兼用其制，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卽漢人內郡之令也。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卽唐人監牧之設也。而陝西四川，又設立茶馬司，卽宋人市之於戎狄也。其制可謂悉矣。然法久則弊滋，而病亦有不免者。且馬之生也，有報駒之令，馬之損也，有責償之條。日有生，日有斃，而地之所出不勝其所償也。報齋者，啓科派之隙。印表者，開需索之門。而軍需之困，不至於流徙不止。茲欲減銀以寬之，則軍餉何可缺。欲增地以充之，則課額何可更。莫若倣國初之制，而酌時宜以行之。屬公平通變之人，修丈勘均齊之法。某地督亢，某地礪磽。然後簡牧軍而以馬給之。每地三頃，令牧馬一匹。而又量地肥瘠，爲均通之計。其養馬有專役，諸以他故差者，悉已之。以餘

地徵者量減之。載之戶籍。略如民屯故事。兩限完徵。以給軍餉。斯牧不稱疲。馬不稱乏矣。不然。雖日一點印。日一比徵。而僱倩逃賣之姦。終不可革。馬政其能有興乎。嘗考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萬里。地多饒水草。便畊牧。而汾涇寧州與涇渭之境。又多閒田不畊。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營溝涂。簡牧蒞之軍。以兼屯糧之事。取橐總之賦。以供芻牧之需。庶馬匹不必市於官。而軍之所牧者。自足以給。料價不必費於國。而屯之所刈者。自足以供。且溝涂畫而疆域益嚴。糧草充而守禦益固。始因馬以興屯。終因屯以阜馬。內以重邊關之勢。外以張制敵之威。而中原之民。亦無復宋保馬之害矣。





# 明文在卷三十八

書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 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齊聲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矣。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二子旣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傲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沖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飴。不綴醢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有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

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傾、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躐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尙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歷，尙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

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煨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尙烏得謂之師哉。何者。詩乃吟詠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爲春秋本旨序。呈之

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爲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主誰知宗子待之者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之示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赦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稱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

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邱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於臯。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臯。則來告矣。此承赴

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趨之，則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象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恐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近遠，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恩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傳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

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授。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煉之益深也。己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褻也。聖人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殫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條貫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爲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勤懇。不敢不復。而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嗚呼。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尙克示之。幸甚幸甚。

###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解后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波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溼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痾。旋聞文旆至京。擢

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欲豔欲豔。今上甫革元命。卽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爲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璿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爲創藁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兵甲。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歷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墮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如此。日歷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



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略。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尙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二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授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爲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全。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 明文在卷三十九

書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而誦於縉紳。當時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

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謗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沒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屬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撰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尙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

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觀者亦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爾。故卒一言之。

答鄭仲辯書

方孝孺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竊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耶。苟以佛氏之倫理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遂逐焉以生。昏悖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

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耶。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閱其欲邀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者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槃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苦園。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夕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者而求之。旣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此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辨。非好辨也。閱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

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傍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遠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有以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尙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士。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安。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恆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盛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

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挾發奇祕。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爲足下悼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以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 明文在卷四十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林臥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條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髻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何如哉。頃者候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而噴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流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尙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爲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澤。遂疎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其所敍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歎歔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

彼之才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者。鳧唼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鉛鋸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言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他所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曠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逮。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炯然其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人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曠子厚者。而少爲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 明文在卷四十一

書

答李中溪御史書

唐順之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詢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  
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維。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輒  
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恐懼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  
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固皆繫於撫按之舉劾矣。  
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  
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  
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敷  
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寥短簡。纔三兩人而已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  
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  
平而訟理。苟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而賢  
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  
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與。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與。而其所舉

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與。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崛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媚。最強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以酬私恩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崛強。與爲人快憤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媚。與其親且故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小官果不賢矣。或矯而不劾者。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故僕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益疎闊。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墮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愧知愧。茲啓。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疾。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擢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僕輩與之素交遊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僭。以僕素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慙然異之。旣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止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反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匿情爲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悃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

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闕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以覲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之斥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爲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才。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獲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皋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民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

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尙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待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某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我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

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腴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井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置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貧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明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井，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安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罄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牽制矣。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張居正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浼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愆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特頑強梗。咸頰首祗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於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薙髮。則腹痛。不搨溼。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薙且搨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膺功。

與會長石編修書

唐時升

去歲躡躡京塵。特承盼睇。深相得於形骸之外。閭里布衣之交。不過也。久客思家。匆匆作歸計。出國門之日。獨戀戀高義。念會合之無期。蓋不勝太息耳。此歲中尙未使得差。幸勤事典籍。考索古今文獻。所載經世大略。以養任重道遠之望。新詩紆迴處。如羊腸鳥道中。登陟崎嶇。而臨眺躡躡。尙有遠思。雄壯處。如昆

陽城之戰。風雲變色。虎豹悚慄。皆佳作也。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遊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衡縮疎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歎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颺之。搗賞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爲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寄姚孟長太史

婁堅

憶昨相過覽所貽書。還爲相識數稱之。以爲丈夫處世。若畏首畏尾。苟以自完。猥云明哲保身者。亦足羞矣。已聞膺庶常之選。則又喜曰。斯人也。他日當以經術經世務。且以文章回雅道。決不苟爲諧俗而已。久欲奉書一罄鄙懷。未遑也。竊以爲兄之志於斯道。亦已久矣。猶恐向廢應舉。未免博涉爲優。今拘館程。仍以華腴相尙。則力追前代之深醇。一掃今人之儂薄。不在此時乎。第當出其緒餘。以趨時適變而已。僕童子時。讀蘇長公上梅直講書。未之識也。及壯。因歐公須讓此人之語。始尋繹得之。其後讀韓歐曾王之文。一一窺其高處。進而求之。賈董鼂劉。又知遺詞布格。雖各隨其時。而其爲卓然偉然一也。如歐少時步趨唐末五代。今見於外集者。何其麗以靡也。旣登第。乃一意爲古文詞。而當時之文。遂爲一變。如本朝諸公。

其始爲南宋理學所縛。雖有博瞻。終不能高。其後厭理學者。趨六朝。頗工於詞。喜恢奇者。稱秦漢。更流爲詭。吾吳之文。王文恪陸貞山。蓋爾雅之宗也。至歸太僕。始棄時人之詭舛。絕不以時代爲高下。謂唐宋高文。不減西漢。非真知古文者。其持論必不能若是之適俗也。譬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苟爲不然。誠未見其能古也。此非吾孟長而誰望哉。今在館中。知未免爲應俗文字。俟三年之後。力追大雅。未晚耳。



# 明文在卷四十二

序

志樂序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乃置之不講。則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矣。蓋律呂與天地相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苑洛先生自未第時。已抱古樂散亡之憂。聞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既而得其說矣。於是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圜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闕。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

手而拈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於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敍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易經傳訓測序

湛若水

夫易聖人所以順陰陽之道。明變化之理。而立天地人之極者也。其爲文也。蓋取諸日月。日月者陰陽變易之大端也。變易卽道也。其爲書也。立象以明理。理得而象亡矣。故夫易之象廣矣博矣。奚啻爲日月爲天地爲乾坤爲剛柔爲君臣爲男女爲父母。其在物也。爲牝牡爲動植。其於幽也。爲鬼神。而易之道行乎其間矣。然則易其果可見矣乎。曰非也。在天爲天之易。在地爲地之易。在人爲人之易。在身爲身之易。在心爲心之易。謂天地人物身心爲易不可也。易之道未易見也。易其果不可見矣乎。曰非也。在伏羲爲伏羲之易。在文王周公爲文王周公之易。在孔子爲孔子之易。外伏羲周文孔子之文。而求以見易不可也。

非爲可見者而立。故易不在乎多其詞以明也。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象爻而後可行也。義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義文之上，其說簡，由孔子之下，其說長。其說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義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未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奧也。直數焉而已哉。故曰：假吾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故韋編三絕，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後之儒者，乃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予頗竊見此意，以未學，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數年，乃江都葛生澗，深知篤信，請爲學者，俛焉正之。因取義文周公之易，復爲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爲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爲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義文周公之經，則曉然矣。舊本多有錯簡，如重出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逸於繫辭者，今亦因與釐正，復歸文言之後，則庶乎在上下繫不雜爲全篇。在文言辭氣爲相類，又於十傳之篇次，或爲後人所訛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爲全書也。於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爲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文，第令葛生等采測，義作旁釋，而不爲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存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存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厲之於隱然而存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存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所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



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予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予。則公毅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刪除。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予是以益自信予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蓋予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予尙得而見之。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 濂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爲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爲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爲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旣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柏。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矣。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爲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

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啻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尙可略之乎。司馬遷史記注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儼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爲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爲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耶。孔君尙有以刊定之。庶幾爲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爲修撰。出以相示。濂爲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爲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爲巨擘云。

右編序

葉向高

荆川先生之爲右編也。其卷四十。其世自周至元。其自自治道至六曹。無所不該。然方周之盛。四友十亂之徒。謨謀闕如。所傳者多。在於晚周於元。則取二三策而已。惟漢唐宋之際詳焉。吾讀其所編次。自治道而下。卽次以君相。次宮闈。次儲嗣。次公主外戚。次宦官佞幸。姦邪朋黨。而亂繼之。蓋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州居部伍。便於尋覽已也。編成久未行。吾友大司成南昌劉公。少司成吳興朱公。相與節縮太學經費。得若干緡。授之梓。劉公復補其未備。而朱公較焉。問序於予。序曰。右編者。右史記言也。言之途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控揣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

不能爲也。論人之言，辨別黑白，指陳激厲，搜城社抉神叢，非謹正嫉邪之士，不能爲也。規諫之言，犯顏苦口，撻鱗觸威，往往自敵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節骨鯁之士，不能爲也。上下二三十年間，公車之牘，至不勝載。然言之而傳，傳之而收於茲編者，僅如是。顧不難哉！乃其言復有啜有合，有遇有不遇，挈而程之，論事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爭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人又不數言，言又不數用，然則忠言嘉謀之售於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難，聽言尤難，亦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因諭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衰之故，盡於是矣。惟是奏議一書，卷帙浩繁，尋究未易。學士大夫鮮窺其全，茲編網羅既廣，澄汰復精，微事則得失具存，辯人則忠佞如見。至於上關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雌黃，尤深致意。蓋微獨皂囊封事，當奉爲準繩，卽備黼座之箴，規勸千秋之鑑戒，無所不可。說者以其體雖主於記言，而其義實兼乎記事，殆不虛也。今堂廉日隔，造膝稀聞，所藉以效忠抒誠，匡維補救，惟章疏一事，而奏牘滋煩，扞格滋甚，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於前代者。明主可以忠言，蓋臣所宜畢慮。劉朱二先生之惓惓而刻茲編也，得無意乎？予故因命序而及之。雖然，吾有感於先生之自序也。宇宙棊局也，奏議譜也。今旁觀者見有善著，而苦於常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成算，而苦於旁觀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夫唐先生蓋精於譜者，而用尙未究。今二先生皆國手，行究其用矣。其能善用譜也，能毋與旁觀者兩相苦也。予不佞，請以茲編爲息壤焉。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劉崧

皇上收燕都更爲北平省之明年。詔儒臣大修元史。顧自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紀載。亦云備矣。獨元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迺未有成錄者。加之兵興竄徙。存焉者寡。豈所以名一代之完史哉。時監修國史太師宣國公李善長暨總裁官學士宋濂等。具以上聞。請命官采摭遺事。以備紀錄。上惻然憫之。爰簡在廷清慎謹敏之士。分道四出。俾博采而遠致之。重惟北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又古鄒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膳呂君仲善。實膺北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迄事。周行數千里。收圖書文刻數萬卷。載車數十輛。充然得之。而南方羣公。載筆史館。日顯颯然翹首北望。呂君歸。思亟得盡發其所錄。以大聘其特書之筆。而君所得事實與文辭居多。通類次而送官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又呂君私錄之。將以藏於家。因輯之爲目錄者也。抑呂君方北時。朝著墟矣。守藏空矣。簡牘亡矣。舊臣故老。非死而徙。蓋無有存者矣。君爲之彷徨憂顧。竭心思目力。遡風轢雪。鉤深抉隱。凡山亭農父之傳誦。退卒闕豎之見聞。上自朝廷制誥。詔旨勳碩諡議。省臺章奏。公府文移。以至公卿大夫士之述作。山林名儒逸士之續紀。陵碑塚碣之幽潛。鄉評稗史之碎瑣。與夫士民節義之著。天人災變之徵。總總乎彬彬乎。廣哉備矣。信一代之實錄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木之材。饔夫調饌。不專於一物之味。凡海陸珍錯。鹹辛甘苦之可薦者。皆宗廟鼎俎之所資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之可効者。皆明堂棟宇之所藉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錄也。有功於元史也大矣。其可忽哉。若曰君之所錄者目也。非文也。名也。非事實也。是不然。昔詩與書嘗亡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之者。亦

之作於諸書百氏之名目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學者爲能因其目以推其事。又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末年興替盛衰之端。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不在斯文已乎。



# 明文在卷四十三

序

大明日歷序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歷成。粵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方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祕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釋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劓。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歷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

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歷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采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讎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景。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卽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



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尙書。內閣之領吏部尙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邱以孤卿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爲南京禮部尙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爲工部尙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於防姦。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効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昭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社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旣出。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扣關力諫。時值佞幸。請劍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脫。海內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晝接再三。虛懷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

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爲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字本衣冠之盜。廁跡禁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尙存。巨川攸濟。雖大禮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今皇帝龍飛虎變。獨乘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賁飾絲綸。興制禮樂。豈非膺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略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柱國表序

王世貞

柱國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魏之初。以太尉拓拔嵩位望尊重。故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爲天柱。西京之魏太師宇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拜柱國。蓋所以表閎閱敍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爲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爲從二。煬帝之末。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爲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爲三四品勳。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爲正一品勳。加中書丞相。而他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明興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

得爲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爲虛設。而蹇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尙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尙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尙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卽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功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册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形言之。僭恣。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不敢當。萬歷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爲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時滿。柱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榦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似。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澹。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竊惟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

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爲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爲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有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願不偉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方孝孺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閱前代習俗陋而串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取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於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於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於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於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羣才列於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於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於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

事。通判王子修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旣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於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借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於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買買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尙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 京闈小錄後序

方孝孺

皇帝旣卽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謁監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大小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於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於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拔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於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卽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於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其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於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

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於太和。以傳祚於無窮。詎不盛哉。械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湖廣武舉錄序

鄭守愚

嘉靖丙午冬十月。湖廣行武舉試。登名者二十餘人。遵制也。邇歲以來。文熙武嬉。疆境解嚴。我皇上用言者疏。宜豫儲將材。揚德威。乃詔天下三歲一行之一。如文士淵裁。遯覽深惟。張皇之戒。以福天下。幸萬世厥休在茲。然退用十月右文也。是歲我柱史南山公來按楚。貞度昭紀。風裁凝峻。乃秋試輿論翕然。以得人爲盛。維茲獨奮曰。是役也。經武同文。勝殘止殺。古之道也。安可易也。乃若聽鼓鞀而思。臨鈇鉞而威。嗟乎。晚矣。予敢不夙夜祗慎。以稱德意。乃議下諸司。凡所規定。視昔爲尤盛。旣敬旣戒。罔敢不式。當是時。大中丞侑溪姜公保釐滋奠。威信並用。布文告。飭戒備。諸苗喙遁。於是瑰奇奮藝之士。踴躍而邇遠咸集。癸巳大試之。超乘挽強。星流電掣。釋無虛括。視鮮及瞬。柱史曰。壯哉其驍銳之雄乎。匪其巧用於形。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丙申又試之。比耦射遠。雍雍閑雅。厥應在心。以發於的。柱史曰。良哉其審固之技乎。匪其力用於心。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己亥又鎖院試之。料變摧奇。抒華揚藻。問靡能難。動與式合。柱史曰。斌斌哉。其韜鈴之器乎。他日以輕裘緩帶聞。必斯人也。夫然而其存焉者寡矣。於是上其姓名於夏官氏。獻於大廷。乃并錄其文以傳。而屬某告之曰。文以任治。其譬則春也。武以任誅。其譬則秋也。二氣

於雅。蓋自帝王迭興。文武並用。莫之有易也。我太祖命代應運。乃左鉞右旄。戡暴翦亂。日浴月域。罔不臣服。天下威勝矣。然布德湛恩。休息而涵育之。與天地並。故其黼黻金石之盛。炳耀方內。逮我皇上。天縱上聖。乃重熙累洽。制禮和樂。覆煦萬姓。聲暨惠漸。至於今日。天下文勝矣。而赫聲濯靈。神武而不殺。雖古帝王何加焉。然猶兢兢焉。以內寧外憂爲懼。顯謨承烈。斯萬世之隆也。某竊聞之。其在當時受脤仗鉞之臣。虎怒而鷹揚。若徐公達。常公遇。春而下。豐功茂績。載於旂常。鐘鼎河山。帶礪之盟。至今爲雄。我皇上宵旰寤寐。乃茲搜羅雋才。奇氣遠略之士。以顯擢於用。爾諸士茂膺簡拔。乘光而起。非熊之占。實在今日。其尙矢志委身。奮武樹勳。卓卓乎以古之名將自勵。建干城之業。紆爪牙之懷。惇卻穀之訓。垂吉甫之憲。視曩昔時旂常鐘鼎所載焉。以滋耀其休光。而勒其令聞。不其偉歟。詩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土。於以四方。易曰。師貞丈人吉。爾諸士其懋之哉。毋曰使避螳式蛙而已也。願以是規焉。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焦 竑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鼂錯賈誼。恢偉博達。覈於事而辯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甚切。至而陰爲權臣所指授。此徒以言爲市者耳。鼂氏論建。多爲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意。長沙陵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爲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溫而理。惻怛而有餘忠。輒歎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凜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怪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歎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雖其不默。而亦足以容。無足怪者。以觀於予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由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

火災疊見。倭訐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鼂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慄。以徐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悚然而髮立。或惋然而心痛。惻惻款款。溢於毫素間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格。而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格。以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爲好訐者之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固非以言爲市者矣。夫君與向皆爲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僚。至托之九歎。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卒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業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霈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訥時錄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予爲序。



# 明文在卷四十四

序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氏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

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唱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與。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爲序。余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朱葵山文集序

宋 濂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耳。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耳。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靈。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

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吳濰州文集序

宋 濂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物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語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與？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與？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閒，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釋，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耳。我知學班固耳。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日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將出守濰州，與濂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譁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輝，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尙勗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曾助教文集序

宋 濂

臨川曾先生旦所爲文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

素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淑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貫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誌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性情。接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貢於鄉。科目旣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燁然起矣。余取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論文甚躡。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

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爲。已而南北釋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卷。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慎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概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喩。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而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粹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皆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昇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篆。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環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願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

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之詳。官助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詩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臣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爲之。臣子以倡導之與。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於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矣。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

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効之乎。効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矣。游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歎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歎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關。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爲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爲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己傲物。爲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

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己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辯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揚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牀。以其續文彙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刑。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遊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生命不可違。遂校淚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孟子之七篇皆世不我用。暮景邁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孔子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孔孟既歿。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爲人。不爲徒讀也。耶舒城秦公崇化。博學體文。繇名進士。歷任冬官員外郎。出守大郡。澤沛一方。修名馳。今擢江右大叅。予爲屬吏。每謁公分司之中。觀公器宇凝靜。規模宏遠。其言舒而不詹。其容凝而不翔。其意昔昔然恆若締交神明者。見之設施。寬行規矩之中。嚴出刑罰之外。事集而民不擾。郡邑大治。予私歎曰。公之文有如是哉。旣而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示予。予取而讀之。語皆中心流出。略無陞杌窘迫之態。霍光出入禁闥。步履如一公文之持重似之。林逋照影西湖。吟弄梅月。公文之簡淡似之。向子平早畢婚嫁。遍遊五嶽名山。公文之脫灑似之。故讀公之文。可以知公之所存。予事公最久。所以得公之文者。固不在於多言。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有後生於予者。儀刑於公。思一見而不可得。其可不於茲文而求公乎。公平生以禮自律。號曰傲庵。卽以庵名名橐。詩文凡若干篇。予嘗辱愛於公。序公之文以傳。因述公爲人之大略。使天下後世之人。有求公者。知公之全文。不特在於言語也。

### 半山藏橐序

湯寶尹

貴富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力爭之。且暮之閒。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沈頓歲年。剝刻筋力。精已耗矣。遑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姿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

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貴富所自有矣。宮廬服與飲食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歟。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才。美詞華。剽剝古今。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乃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爲人所窺。諂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予得以觀焉。所爲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無虛華蕩肆之態。似今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棄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爲之工。乃不能不爲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祕。乃有文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爲貴人。世其學。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載。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爲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衆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予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於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文忠陶姑執輩。不獨帷幄議論。佐聖神文武。佑啓後人之謨烈。而文章亦遂爲當代之冠。至於蘇平仲高季迪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節義。後先二

觀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爲腐勦至於今而未已天祐斯文篤生豪傑南城圭峯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爲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爲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爲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沒且百年爲北地之徒者日歸於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之士由當代而溯韓柳氏者必以公爲小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爲文在翰林應酬之作爲多較之宋文憲方希古蘇平仲輩雖篇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思入微命詞遣意境界一新其師摹得力自柳子愚谿諸記而來卽起方宋於九原未敢多讓加以力持風節嘗救言官諍外戚之獄爲吏部侍郎因羣盜竊發疏請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卻寧庶人餽遺蓋方正學之風節大庖西封事之遺槩庶幾似之予旣序選公集列之有明大家而復因其玄孫栗口之請序其全公集刻盱郡刻南國子監此本較二刻稍備近武進尙書淇澳孫公復有選本然吾不樂其與北地並推也



# 明文在卷四十五

序

吳湯日詩序

曹學佺

今人之詩皆傳注乎古詩者也。古人之詩含以蓄而常得言外之趣。今人之詩務欲言其胸中之所欲言。而惟恐其有所不盡。故古詩之所不能盡者。而今人務必於盡之也。則謂其傳注乎古詩也。亦宜。然而傳注亦自有法。如爾雅之注六經也。不必泥乎經文。而六經之義自該也。郭象之注莊子也。不必泥於莊子。而莊子之意自見也。其他爲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酈道元之注水經。皆別援引乎故實。而詮以己意之所指歸。於是乎注與本文並行而不悖。夫今之詩而能與古詩並行而不悖。雖有質立繁簡之不同。而要亦時使然。詩之不能違世也。猶夫注之不能違經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其正也。將欲合之。必故離之者。其反也。而未嘗不歸於正也。是必我之才情識見。已造於古人之域。而後能周旋曲折。以合於變也。噫。變豈易言哉。李于鱗之樂府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今觀其樂府點竄古人一二字而已。未見其所擬議謂何。而變化之狀何居也。于鱗又曰。能不爲獻吉者。乃能爲獻吉者。其意於獻吉。不爲也。非不能也。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後至者巧矣。謝朝華之已披。振夕秀於未啓。則晚出者鮮矣。是故詩愈歷年代。而愈不能盡也。人心無窮。而詩之道益無窮也。予友吳君湯日。具有詩才。而其體周備。能極其意之所出。而不拘拘乎古法。若曰。我今人也。豈爲古人詩者哉。愚嘗謂作詩如製器。苟欲合時。必須近古。

又學詩甚苦。如負重登山。既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爲微渺矣。湯日以不可一世之資。而調適於斯世之術。予又惡知其所量哉。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觀天地之圓方。噫。此卽擬議以成其變化之謂也。吾於湯日有深望焉。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卽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螻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旣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鳴咽歎歔。而以其所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卽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君旣沒。而一時鬪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

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僮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諂之曰。何物可憎。徒浣牆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垌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拄坐守。其下突煙晝濕。旋拾儲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講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復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若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

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贊。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旣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碧梧軒詩集序

王慎中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沖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揉磨鑱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輟其冀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旣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



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寂莫，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煙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富貴之養，憤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視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生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 踏花篇序

艾南英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廛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且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窈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壤，其人鳥言夷面，不通商賈，不知鹽醢者，何限。誠得是也，而種植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爲戚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焉也。夫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予獨怪世之爲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爲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汚，後爲斯遊者，其慎之哉。

河村詩集序

黎遂球

歲丁丑。余下第南歸。養疴不出。蘄州孟元白。以豫章曾亮臣書來。手歷陽戴子敬夫詩一帙示余。曰：乞子讀而序之。輒歸矣。余謂元白固詩人也。不以其詩求序。而特以敬夫詩來。又重之以亮臣之書。此必有可觀者。於是卒業。凡若干首。大指皆磊落孤憤。如病驥之曳萬石車。轉羊腸徑。獨鶴之飛徙怨望。鳴高松寒露上。又如黑潭巉壁間。時出銅盤聲。知爲龍吟也。嗟乎。誦其詩。知其人。以余如是知之。千百後世。亦必如是知之。則敬夫之詩。其傳也必矣。敬夫生和州。聞乙亥和陷賊時。余家刺史孟擴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卽死。拭血書數行字。靡壁間。今誦敬夫詩。凡所爲流離顛沛。國難家讎。與夫鬼號燹燼。天荒地沸之景。森森閃閃。咸在余目中。方刺史之死。僮妾女雛。無不徇焉。可謂烈矣。余獨恨其之官後。未嘗數相聞問。不識當時。亦知有敬夫否。知而禮之。尊其行而聽其言否。使刺史以國士遇敬夫。敬夫果有以報之否。夫以敬夫之特立獨行。矯然不欺。必可大用於世。而使之爲楚屈宋。爲燕荆高。爲齊田橫。爲漢田疇。天耶人耶。余安得不爲才難之歎也。自寇賊發難以來。吾輩一唱酬頃。漢南江北。已殺人如麻。其中安知無才士與血俱盡。而敬夫出九死得一生焉。感是以益深。詩是以益工。余之歎息。是以獨至。故吾聞吾刺史之死。再哭而三痛之。比誦敬夫詩。乃不禁流連頽仰。涕淚欷歔。累朝以夕。此其故知之者鮮矣。刺史余兄弟行。交最深也。故牽連書以爲敬夫詩序。以送元白之行。更過亮臣爲余質之。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瀉。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  
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於言外。嗚呼。是豈不以詩聞於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  
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  
忽以申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箴。於是夸毗感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  
風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卷在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  
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此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  
而不辯其爲玉爲石。惜惜嗚呼。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  
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子旣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  
幾人耶。抱奇也也。爲也。端焉



# 明文在卷四十六

序

洪武正韻序

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審音者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弦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惟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旨。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惟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

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僕。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賁。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稟。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敕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予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

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詞。辨其詞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於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何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繁一代之政。婉而有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澹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相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惟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鵠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鏡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其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尙其學。追琢襲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惜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澹。人情之泰。

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唐詩品彙序

高標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閒。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聳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澹。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尙能黽勉氣格。埒過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道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也。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必能識得何者爲



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者爲李杜。又何者爲孟爲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斯可以言詩矣。予夙耽於詩。恆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詰。採摭羣英。芟夷繁蝟。裒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閒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惟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徑路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繇是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溫柔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 說苑序

董其昌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序云。淮南之書。倣詭超忽。世所稱挾風霜。飲沆瀣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

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專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讜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視聽者。是爲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歸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閒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撻讒吻。顧所謂三獨夫者。其憂社稷懷忠不効。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爲獻讜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揚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祕書。以黃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徧嘗。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昔柳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文師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

篆書考正辯僞序

方孝孺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

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閒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閒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蠹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入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眞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御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曾幾何哉予嘗欲妄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未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 太古正音序

宋 濂

予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求聲滌堦鬱而暢憑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

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予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予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予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游。抱琴爲予鼓數曲。予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砉砉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予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予已老耄不可勉矣。旣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予。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予重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寢久寢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予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予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予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 明文在卷四十七

序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則歷代封諡。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羣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先聖出處大略。見於此書。蓋開封太守西蜀黃璠公瑾之所輯錄。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錢梓以傳。屬予爲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爲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爲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爲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爲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爲妄庸之歸也幾希矣。予不敏。僭序此以爲同志之士勸。幸相與勉之。

闕里誌序

李東陽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邱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也。封建旣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志。

後郡縣始各自爲志。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況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於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諡。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閒族。以宗翰輩。閒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閒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源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紀事。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摹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序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國家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燦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羹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版鐔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修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

云。

### 山東通志序

陸 鏡

山東文獻名區。維昔虞韶在齊。周禮在魯。先王流風善政。洋洋乎。瀛瀛乎。至於今不衰。則固文獻之遺矣。夫志以稽事載典。彰往詔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迺曠焉弗修者。幾百有餘年。嗟乎。是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文獻繁焉。何者。海岱山川之宗也。聖賢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面而徵諸天下。莫備乎山東矣。顧今人輒曰。邦舊者易湮。文盛者難述。又或諉曰。志非一時所能就。而亦非吾一人責也。夫然廢將誰與興哉。嘉靖壬辰。鈇視學山東。訪前學憲余君子華家。得志草十餘卷。例繁而載略。編亦未就。竊嘗欲刪訂。嗣成之。顧奪於校藝。未遑焉。無何都臺靜庵袁公。柱史柏莊方公。蒞山東。慨茲墜典。協謀毅舉。鈇遂得請。迺同於陳君魯南。更立名例。刻期張局。檄高唐判張君寅。輩集諸庠彥。分類編摩。酌繁簡。剖疑難。補遺正訛。而柏莊公按部所至。輒采詢故實。致之。越明年癸巳。志成。爲卷四十。爲類五十。有二爲附類。凡十。於舊所志亦庶幾矣。或迺言曰。山東遭兵燹之餘。文史散佚。子之爲是志也。曷徵乎。予曰。禹貢以辨封疆。述土貢。周官以明規制。春秋左氏國語。歷代史。以考沿革。紀盛衰。美惡。諸子藝文。以辨方物。陳土風。史未嘗亡也。曰子之用志。勤且博矣。抑山東紀載有一於茲乎。曰晏謨撰齊地紀。李朮撰三齊紀。阮敘之記南兗。虞孝恭記南徐。張建章又記渤海。唐之河南。宋之京東。咸列圖經。今其全書。雖不盡見。而採拾於酈道元之水經注。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羅泌之路史。祝和父之方輿勝覽。與寰宇一統諸志。班班可考。山東未嘗無載籍也。曰然則如斯已乎。曰堯墟舜井之跡。靈光孔壁之藏。大庭空桑爽鳩。

樹尋之故址。嶽鎮瑯琊登封之舊轍。海王碣石之奇觀。傷麟歌鳳琴臺劍塚之遺墟。蓋嘗歷覽周詢得諸東人之口述焉。斯不足備志實耶。是故古今者跡焉爾矣。興廢者文焉爾矣。考跡則世故明。因文則典章著。孔子曰。所損益百世可知也。故是志也。稽往質訓。紀事核其實。纂言會其精。據簡冊者多於耳目。搜遐逸者詳於辨證。是故以體國經野則矩協。以考俗準治則政達。以彰淑懲慝則鑒昭。以正名辨物則典究。網陳目舉。燦然可徵。庶幾備一方之缺云爾。迺若紀載窮於日力。是非謬於去取。言之無文。行之弗遠。予方負大懼焉。所謂繫天下之文獻云者。予豈敢哉。予豈敢哉。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烝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尙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滄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



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渣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子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讎。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焰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 葛氏族譜序

方孝孺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魯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爲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閒。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奧密。視諸邑爲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

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椽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旣大而不可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予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旣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罔能不奪於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於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而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江氏桂巖集序

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爲

瑕邱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閒。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焜燿簡冊。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厚。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沈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驩爲孟嘗折券書。尹鐸爲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捐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乘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予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宮。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

楊氏萬木圖序

楊士奇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

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恆有愧恥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吾。而卽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指某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旣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記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旣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誡。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若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 明文在卷四十八

序

成仁遺藁序

舒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册。集杜句一册。吟嘯集一册。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册。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於後。總題曰成仁遺藁。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與滅繼絕者。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卽議建四鎮。以卻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旣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媿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耶。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爲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於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

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彼侵我。而有待於天。勝人。我靖彼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略見矣。而俗本或混之。今皆復其初焉。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飛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雖變張祿。越蠱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俗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決此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般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予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徽箕比干之心。而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

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長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常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予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概。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佩。欲鍍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佩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皋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各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哀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爲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

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爲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卽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身。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之。誠有見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靈煒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實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

致身錄序

陳繼儒

儒向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



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繇水關御溝出。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揚應能。編修程渝。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灌。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武牛景。先稱東吳樵。時稱東吳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仲節。王資。劉仲。鄭洽。何洲。各徐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適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於滇南。於重慶。於白龍山。於浪穹之深林。於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於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糧脯以饗帝。或紉衣補履以獻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齟齬索海。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到。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爲千古之屈。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卽諸君子亦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君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辭。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巒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尙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峯。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邨。瓜蔓之抄。殆無

寧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際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祕本。合於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於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姪之名。其關係一代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敍其錄而傳之。

忠節錄序

焦竑

嘗考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部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奸膽。修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頹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尙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靡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予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屬爲序。予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者當之。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揚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羣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不振。究其貴富熏心。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

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哉。予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詮次爲集。家世寢遠。書以不存。予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寧無作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之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管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爲尤著云。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爲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神不以女卑。不以夫人尊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爲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爲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爲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毀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爲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旣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閒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爲重。耐食爲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爲非專祠於吾境者不可也。且舊廟實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

故吾黨之士咸追紀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爲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十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十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諡。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 明文在卷四十九

序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尙書臣璉。臣澐。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遍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西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宮傳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廚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

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繼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間，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桃花澗修禊詩序

宋 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修禊事於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燄燄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茗，膠輻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爲潭，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墻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巔，遼復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潭上，各敷鞦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髣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其時輕颺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觚翰，人皆賦詩二首，卽有不成，罰

酒二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券授隣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驩。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在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尙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徵法舞雩之咏。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矣。可不勗哉。濂旣爲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尙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真字也。

### 游甕山詩序

倪岳

漢志祓除。晉敝修禊。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化戊子三月己巳。會適主於予。故以先一日戊辰有甕山之游。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澆之。晶庵在焉。然玩無嘉卉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堊之朴。而又延以崇臺。繚以危檻。可登而眺。或近或遠。於以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霞蒼蒼。雞犬相聞。煙火茫茫。煥乎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窟。隱如芙蓉。泉流波沈。來如白虹。渺乎其曠也。至是茂樹迴環。幽蔭蒼蔚。坳窪潄潄。百川所蓄。窅乎其深者。又臨瞰乎西湖者矣。故夫有事於游者。沿城隍。逾高涼。緣長堤。歷崇岡。窮茲山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觀。於是雲開日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蕃。鳥獸之動。迴

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奇。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予之游於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廿里許。遂抵湖堤。俛入林麓。迴遶而西。湖波粼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北。山木蔓絡。鬱然而青。苔徑逶迤。坦然而平。石梁可陟。潺潺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迺相與下馬。攝衣而行。求晶庵而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盃酌。汲泉淪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游觀之樂。風林暮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醉。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爲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額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鬢頰白。鳶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爲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鬢。白髮纒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啓閉者。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頰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攜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而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頰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爲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且頰眉濃。髮半白。稍右嚮而坐。爲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鬢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敷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後者是也。九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概得其形模意態。惟



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爲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爲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閱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爲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據志效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期弼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爲次。而廉知勇藝文之禮樂者爲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爲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迭和倡。嗚。嗚。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因粹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閱公名珪。張公名遠。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的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遂清。卽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予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於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予立視久之。叔度聞予至。出迎。予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予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咻匄。若風雨驟至。予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日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予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莫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予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予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予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真至也。以手承簷。密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真諸溪亭。使人知予之會於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胸海唱和詩序

王 衡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何也。說者曰。風俗由乎上之教也。上之教下。不過聚以庠塾。訓以詩書。庠塾詩書。無地而無是也。俗衰教末。區區博士之常業。不足以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法在有所以興之。興之之責。父母師帥共焉。海州古郟子國。以仲尼之聖。至遵海而問官。其爲神明之後。被服禮樂。可概見矣。

厥後干戈縱橫。淮海之濱。豪傑並起。而習俗亦因之而移。蓋海州之東南有朐山焉。雙峯之下。有泉可以飲馬。秦皇帝之所駐蹕也。其東南山色黝黝。如列攢戟。厥名盧石。淮陰侯之所作鎮也。又東北而小嶼浮青。孤壘戍削。田橫之客之所依止也。英風俠節。百世而下。猶能令人骨騰肉飛。感慨激昂。而不能自止。蓋淮人勇悍習戰爭。所從來久矣。迄於今。而文治猶囿。未興徒以連山阻海。近咽喉之地。爲盜賊所睥睨。識者憂之。江左劉侯。作牧幾年於茲。以文學飾吏治。神明之頌。大洽海陬。而吾師崑山顧先生。適來署州學事。相得甚懽。遂相與覽勝登高。慨然作賦。遂巡成卷。裒而刻之。曰朐海唱和集。倘所謂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者。其在斯歟。周禮九兩之法。一曰吏以治得民。一曰師以道得民。今若牧若師。歌宮叩商。以優柔平中之韻。養人心而消客氣。禮樂其有興乎。海之復變而郟也。不難矣。



# 明文在卷五十

序

賀崱崱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帥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填撫云。張公業已爲右司馬。以樞廷出使外。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帥之輒度無柰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櫬刃。爲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單車喻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虔劉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汛。而餘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勿問也者。而第具所誅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最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修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錄一子入胄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調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祕之。餉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略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大衆。醜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爲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族耳猶爲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慄不能答。已而大

悟且泣且拜。搏額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於是郡中外皆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而環浙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大悅，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家隣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蓋夜恬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爲張司馬平浙二亂，志局之筭而失之，後知爲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而下若而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其遇合爲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爲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爲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讐其氣而甘爲死，黠者剖其私而樂爲用，殺不爲殘，舍不爲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密，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歷之房，絳州行營，刺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遽爵以真王，及汾陽之鎮，果詰僂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驕，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爲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爲河北，則皆王庭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駸駸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斧鉞，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爲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它橫海之馘級，睥睨之創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負

越大歷鉅萬哉。在易師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繫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之土田。及虎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卽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卽以爲懷萬邦。致其頌。卽以爲享萬年。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於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寬郵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隘。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蠶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慙色。而使我微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爲公賀。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 貳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諸邊陲戒嚴。會宣府缺撫臣。先命一人未至。廷議謂宜別選才望大臣充之。於是都山張公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懼已。及公得報。矍然曰。四郊多壘。主憂臣辱。宣力効忠。此非時乎。卽起入拜命。越宿而陛辭。再宿而就道。公神閒氣定。義形於色。輦轂之民。環道左而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吾儕恃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奮勇也。食圖其報忠也。功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內。智以謀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吳君汝瑩。輩聞之。持以告公。公曰。小人之言誇而鄙。君子之言侈而不規。諸君何以告我。衆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甫。保躬式辟。爲王喉舌。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願公祇山甫之德。以仰副聖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天下安危。吐蕃回紇之變。非單騎一見。幾不可爲。願公樹令公之望。以鎮服反側之心。宋

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亦危矣。邊廷數語。國勢賴以復振。願公培文忠之志節。以張廢墮之紀。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衆復進曰。昔公爲御史。按吾瀾也。值寧藩之亂。璫鎮陰爲應援。瀾民恟恟懼變。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回斡。不動聲色。而兩瀾安堵如故。公自以爲視數公之業何如。而謙謙然猶未滿。公之識量不可及也。今日之事。固知非公弗克。我皇念舊勳。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爲公之計。無亦如在吾瀾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官府。視昔之全瀾。其勢爲孰強。隣之寇。視大慙之在蕭墻。其患爲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而難動者。其機爲孰危。大府中丞。統戎幕操節制。視御史之職爲孰重。施爲難易之閒。可以卜公勳業矣。然則公於數公。奚足多讓。而人言之足徵也。可謂其誇且侈耶。公無以應。遂命予次第其言書之。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羅 玘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都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由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者。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爲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



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使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邪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汨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爲之言也。予也闕。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固史氏職也。

###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度

凡天下有司之刑罰。視部爲準。歸於明法守。宣德意耳矣。然而按察缺員。則內推一人。老於吏事者。往補之。從其習也。是歲春。予以南屯部。至日。得往來十三司間。十三司郎聽讞之暇。日取律例誦說之。輒從其老於吏事者正焉。又燕集而閑議焉。凡以求生道而已。予乃今知用人之意。與用法同。蓋其仁也。文安紀君元正。初拜陝西之任。將行。咸曰。紀君老吏也。善用法。予曰。君非能用法也。能用仁者也。用仁則法在矣。用法則法亡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法也。君茲行也。望函谷之關。慨然太息曰。壯哉秦乎。秦之法。如斯軼者。爲之則蹙矣。又從而行灞滻之原。慨然太息曰。是高帝所爲。除秦苛也。非然。漢民無子遺矣。又從而覽豐鎬之舊京。弔分陝之遺墟。則又緬然興思曰。文武周公之風。教庶幾有存者乎。何其厚也。吾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君今亦與有觀風之責。古觀風之使。采而獻

之於上。慷慨悲歌之士。擊筑以洩不平。君能無慨於中耶。是故以文武之道。告其君者。上也。以高文之術。告其君者。中也。以秦之說進。則何心哉。取監焉可也。今上仁孝圖治。敦裕爲俗。內外臣工。靡不將順之矣。況於授之以法。使司平於我也。君將見秦父老而謂之曰。朝廷所爲用人。百執事所爲用法者。凡以寧爾而已。爾官無以復驚而任刑。爾民亦無以勇悍而好姦。必不得已。而或奸於法者。罪弗宥。則雖由此刑措。不難也。嗚呼。此周道也。吾君相之志也。行之。其必自西人始乎。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 燦

初史大夫之爲刑部尙書郎也。會兵部員外郎容城楊君敢言事。鸞反未有端。楊君疏列其狀。鸞銜之。未有以中也。鸞誅楊君斥復起。由是愈感激。思以死盡言。疏權貴人罪。權貴人怒。欲甘心焉。有詔下刑部獄。尙書懼。不知所爲。侍郎雅與權貴人婚。阿其意。必欲文致楊君罪。獨史郎中持不可。與尙書爭者累日。尙書知不可奪。卽好謂史郎中曰。君第如侍郎議。幸上憐而赦之。不君與我且得罪。大夫曰。法不可私。輕重奈何。其敢逃罪乎。尙書遂與侍郎謀。不用其議。而史大夫亦用是貶矣。貶且十餘年。會權貴人以罪去。大夫乃稍稍進用。是歲也。執政有義其前所爲者。由河南按察司僉事薦爲尙寶卿。且曰。是能執法者。未數日。又薦以爲南京大理寺丞。嗟夫。史大夫方與爭楊君獄時。豈顧知有今日預徵其福哉。誠中心惻怛。欲爲國守法也。記曰。大臣法。夫法者。大臣守也。卽傳記所載。不獨君至如乘驛見宣子。廷議是魏其。往往出於小臣何哉。議者謂大臣更事久。故重失富貴。小臣以曠觸虎耳。金注瓦注。固自不同也。豈其然乎。夫人顧素所樹立何如耳。且夫人臣非不習故也。所以輕於弄法者。彼於權貴人。非其所樹也。則其畏也。不然。

持短長與之市也。不然心知不可。自願已不足以取信天下。能爲此而不能爲彼也。若夫古大臣則不然。古大臣雖雷霆之下。猶以死爭。何權貴人之屈乎。假使祁大夫汲長孺持三尺。肯爲有力者撓也耶。夫奮鬣馳驟中道而疲。非國馬也。國馬者雖日暮途遠。志未嘗不千里也。史大夫予觀君夙宿自許。實不讓古人。今明天子賢執政。俱知君能行且重用君。其毋忘前日之議矣。勿使論常信於小臣。則復有如大夫者。能爭之於大夫也。

###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始予蓬華而居。竊有尙友之志。海內之士。名可聞而實足徵。不必其皆顯。皆心慕而願友也。乃陳子居晉安。張子居錦田地。莫克之近。昔在丁丑。皇帝取士於南宮。擢陳子張子於上第。予幸以茹後聚首京師。凡閱三時。二子者予旣獲友之。加莫逆焉。繼予有歸命。弗獲竟周旋。二子以去。比來則陳子已乞南都。張子繼有南雍之命。夫陳子之南以親也。張子之南以君也。以親者孝也。以君者忠也。二子者各有以焉。予茲來也。一失陳子。再失張子。予方須二子以終友。相繼以失之。予胡毋戚。頃予遇陳子於古杭。見其容和以舒。蓋去親日近固然也。今予送張子於上都門外。見其容墨以結。蓋去君日遠固然也。張子行。予慰之曰。壯哉行矣。請爲子賀。張子曰。何謂也。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位易名。不以貴妨義。使若一出遂獵美官。名義不立。雖縈金曳玉。耀動天下。有餘辱也。今若官黜而道尊。位益卑。名益高。且不朽也。不足賀歟。張子曰。不然。君子遭隆遘令。無譽無咎。安身樂命。以遊大順上也。汗隆相乘。臧否相射。貞身安命。以翼大化。次也。跋胡窺尾。曳輿掣牛。委身致命。以立大節。又次也。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使人臣被不朽。

之譽。將誰處其不避。以善歸己。禍將誰歸。予聞而歎曰。若長者之言也。居卑不避禍。去國不忘君。爲善不近名。不避禍者勇也。不忘君者仁也。不近名者知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處忠而行之。以三達德。善莫大焉。是足書矣。請書以爲子贈。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邱濬

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卽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正以其勃勃與悻悻者。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時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郊迎令狐。桓刺吉州。謁見齊暎。從容步進。不怙首戎器。卽以得譴。夫府帥之於大府。刺史之於觀察使。尙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旣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反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誦。而不可以勢誦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媵阿隨人。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尙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爲科目累也。

大矣。予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遠之意。方將有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解縉

予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暄鬱。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蓋其田少而土瘠。拙於生事。而習於傲惰。敢於鬪爭。而易於劫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離由是也。豈不重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至於獠獠苗獠。號爲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間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爲若獠獠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教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其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豪戶。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於中州。以爲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尙有梗者。抑往往有司者之未得其道歟。桂林之屬縣。曰陽朔。襄陽張用禮爲其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爲縣於義寧。寧與陽朔接壤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送涂體常司訓序

蔡清

予嘗竊以爲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其可矣。何樂爲將相也。夫爲將相者。苟其道行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爲丈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衆。運籌決勝。坐使梗化之徒。冰消風靡。脫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令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爲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冷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就者。又往往出於日莫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爲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爲易爲。而不知師儒之難爲也。不知其難爲而爲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吾友涂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最良。其在學。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與一第。今以貢來試於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授浙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爲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比來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首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爲言之。非以侈君之官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爲何如耳。

